

荣宝斋

都梁



的没商量,这是行里的规矩,我就是想帮您也没辙。”孙伯年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。

此时,庄虎臣送走了两位买毛笔的客人后,荣宝斋里安静下来,庄虎臣拿出刚刚领到的官服,在柜台上展开,他摸摸前襟上的绣花鹤鹑图案,

又伸伸领口,怎么看也看不够。得子在一旁鼓动着:“掌柜的,您穿上试试。”“在这儿试?”庄虎臣摆摆手:“不行,不行。”“就在这儿试,怎么了?咱也让琉璃厂一条街的人瞧瞧,咱荣宝斋也有做官的,我还明着告诉他们,荣宝斋掌柜的可不是平头百姓,那是朝廷命官。”

庄虎臣犹豫着:“这儿人来人往的,让人瞧见,怪不合适的。”“这有什么不合适的?以后,您穿着这身官服,还别出门啦?来,我帮您换上。”说着,得子就把官服拿起来,提溜着领子,等着庄虎臣的胳膊伸进两只袖筒。庄虎臣的胳膊伸进了袖筒儿,得子又赶紧把带着翎子的顶戴扣到了庄虎臣的脑袋上。

一个熟人从门口经过,见庄虎臣穿着一身朝服,就停住脚:“哟,庄掌柜的,您这是……”庄虎臣走到门口:“嗨,托人捐了个官儿,这不办事儿方便嘛。”熟人瞧了瞧朝服前襟上的“补丁”:“文飞禽,武走兽,您这‘补丁’上是□□,七品文官,庄掌柜的,您行啊!”“小官儿,不好意思。”

熟人走了,庄虎臣回到了前厅里,他得意地甩了甩马袖,踱起了四方步,体会着大清国的京城朝官走路的派头儿。

“够派!掌柜的,真够派!”得子赞叹着,他转念一想:“掌柜的,您这要是进了宫,被皇上瞧上了怎么办?皇上一发话,得嘞,您哪儿也别去了,就留宫里做官儿吧!这不崴泥啦?到时候咱这铺子谁管呀?”

庄虎臣停住脚步:“告诉你,没有的事儿,我到宫里,不是为了见皇上。”“不见皇上,您到宫里干吗呀?”得子疑惑不解,这时,茂源斋的陈掌柜从门口经过,不屑地向里面瞟了一眼。庄虎臣收住了话头儿:“赶明儿你就知道了。”他转身向后院走去。

再说张幼林坐马车到了秋月家门口,搀扶着秋月从马车上下来,他突然看见霍震西端端正正地盘腿坐在台阶上,正在闭目养神。张幼林兴奋地扑上去:“霍大叔,您出来啦?”

26.我砸了你这狗屁当铺
孙伯年瞥了张幼林一眼:“没错,今天是五月初五,可您再仔细看看这当票,这是两个月前,也就是三月初五那天中午十一点开的当票,看见没有?这儿写着钟点呢,您再瞅瞅,现在是几点了?都快一点了,也就是说,赎当期已经过去两个钟点了,您的典当物现在归鄙典当行所有了。”

张幼林的脸立刻就涨红了:“不对,当时你并没有向我讲明,必须是十一点之前赎当。”“这位小爷,我怎么会没说呢?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啊,嘴上说清楚还不算,当票上也要白纸黑字写清楚,这么说吧,该说的我说了,该写的我也写了,您若是再有什么不满意,那咱只好到衙门里去说理了。”

孙伯年的这番话激怒了张幼林,他大吼起来:“你是个骗子,我看你就是想吞了我的《柳鹤图》,今天你老老实实把画儿给我拿出来,咱们万事皆休,不然的话,我砸了你这狗屁当铺!”孙伯年的脸色骤变:“你要这么说可就是不讲理了,要砸铺子你随便,我去报官就是了,跟你这么说吧,有这白纸黑字的当票,这场官司打到哪儿我都奉陪到底。”

秋月赶紧走上前来:“掌柜的,您消消气,我弟弟年轻不懂事,我替他向您赔不是,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”“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,有话可以好好说嘛,该讲理咱讲理,可你不能张嘴就骂人呀,我这铺子开了也有几十年了,咱生意人讲究的是诚信二字,街坊四邻也是有口皆碑的,好嘛,这位小爷张嘴就说我是骗子,有这么说话的么?”孙伯年避开了正题。

秋月看出来,孙伯年是不打算拿出《柳鹤图》了,她想再试一试,就诚恳地说:“掌柜的,这幅《柳鹤图》是我们家的传家之物,对我们很重要,要是从我们手里流出,真是上对不起祖宗,下对不起子孙,您看,这件事咱们是不是再商量一下?”

“小姐,不是我驳您的面子,这事儿,真

作家彭瑞高在国家重点工程挂职工作多年,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东方大港》。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是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的重点扶持作品。

1.巨轮在东江口发生事故

“英雄号”是人类的一个杰作。这艘巨轮的甲板足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,船体就像移动在海上的一片大厦广场。可惜它首次进入中国长海海域,就在东江口发生了严重事故——

“英雄号”船长查尔顿已清楚看到东江口的塔楼。这个见多识广的汉子此刻一点也不激动。他知道,如果把漫长的中国海岸线比作弓弦,那么,东江口就是这弓弦的中点,而滔滔不息的东江就是搭在这弓弦上的一支长箭。他在中学地理课本上就读过这样美丽的比喻。

东江流经中国最发达的地区,入海航道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。这里百舸争流,一天不知有多少舟船驶过。尽管如此,像“英雄号”这样的世界名船,这里还是很少见到。它是世界上最早一批被称为“超巴拿马型巨轮”中的一艘,可装载一万个标准集装箱。与往来船只相比,它就像一头巨鲸游过一群小鱼,有着一一种漠视一切的冷峻;它更像一座冰山,当它从大海缓慢驶进东江口时,竟有着一一种老人般的威严与慈祥。

东江口航道水深有限。根据指令,“英雄号”从这里进入中国津川港,必须在口外卸载4000箱,还要待潮水涨到最高时才能进入;加上津川港泊位紧张,它还必须在东江口等候。船长查尔顿是个脾气急躁的丹麦汉子,他在锚地卸载时就牢骚满腹;在东江口等待深水泊位又费了两天两夜,他更是怨气冲天,抱怨这次航行损失“英雄号”三天时间和将近100万美元。他几次对着浑黄的东江口水面,破口大骂“津川港是一个烂港”。

“英雄号”在东江口缓缓行进。查尔顿一言不发。这个40岁来的中年人,时而看看中国领航员,时而举起望远镜瞭望前方,脸上一片不悦之色。

突然,“英雄号”停止了前进。查尔顿问:“有什么情况,领航员先生?”领航员说:“糟糕,我们的船有可能搁浅。”他们一道扑向海

图。由于巨轮的航行态势突然发生变化,甲板上一阵忙乱。舱门外,传来船员紧张的喊叫……仅仅几分钟后,开阔的东江口水面上便响起刺耳的警报声。查尔顿满面愠怒,拿起电话叫道:“我是‘英雄号’船长查尔顿。我要接‘国际海峡’轮船公司!”

东江岸边,两艘海事局的快艇紧急出动。它们像两片锐利的犁铧,在江海交汇的海面上,犁起四道雪白的浪线。

查尔顿对着电话,用几近吼叫的声音说道:“总调度先生,您派我到中国的津川港来是个严重的错误。您不是不知道,东江口航道水深不足,我们‘英雄号’在东江口外又是减载,又是等待潮水和泊位,已经耽搁了好几天工夫。现在,我们又东江口搁浅。世界上所有倒霉的事情,都让‘英雄号’遇上了……”

中国领航员走出驾驶室,在船舷用手机紧张地向上级汇报:“我们完全按预定航线航行。水深报告现在还在我手里。报告上明白写着:最高潮时东江口航道水深为10米。可‘英雄号’目前吃水只有9米。刚才我向航道局查询,他们回答:11号

台风过后,东江口航道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淤泥回流,造成淤塞。今天搁浅原因是不是在这里,还有待进一步查证。”

他关手机时,看到一幅惊心动魄的景象:海面上,巡逻艇响着刺耳的警报声,正从四面八方“英雄号”驶来……

查尔顿的脸因盛怒而发青,怒吼道:“我发誓,‘英雄号’再也不来中国津川港了!”

在离开出事水域约50公里的海滨公路上,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正开得飞起一样。电子测速仪显示,这辆车的时速已近200公里。市交警机动分队准备前去拦截,总队长一看监视屏,说:“你们也不看看号码,那是庄市长的车!”

津川市市长庄元培坐在车上,不断打着车载电话。他正飞速赶往东江口指挥抢险。出乎他意料的是,就在途中,秘书又接到第二个急电:另一艘英国巨轮“英吉利将军号”,也在东江口搁浅;而“英雄号”船身此刻已严重倾斜,情况十分危险。庄市长听着秘书的报告,一言不发,眼睛里却迸着火星。

东方大港

彭瑞高



新民网
xinmin.cn

三菱电机
MITSUBISHI ELECTRIC
Changes for the Better

挑战,信任,坚持,团结

2009,让我们一起牛气冲天!